

世相

牛老板请客记

□ 杨秀建



美食

油条那些事儿

□ 耿艳菊

牛老板采购完建材,想起几年不见的朋友,于是电话约他们酒店聚聚。

牛老板不姓牛,姓马,名成功,在某县搞房地产开发,发了,名副其实的成功人士。牛老板性情中人,喜结交朋友,热情好客,出手大方。牛老板请客吃饭杀猪宰羊那是家常便饭,每回不喝得东倒西歪不愿意下桌,不吃得酒水湿地剩菜满桌绝不放手。

一次楼盘封顶大吉,牛老板请来十几位场面上的朋友吃全牛宴,他嫌土味山庄现成的食材不够新鲜,一头扎进附近村子牵来一头膘肥肉满的黄牛当场宰了。从此,“牛老板”的外号在圈子里叫开了,每每听到有人喊他牛老板,他两手叉腰,眯缝眼睛,腆起肚子,哈哈大笑,一副很受用的样子。

朋友相见,一番握手拍肩搂抱亲热后,牛老板领着大家来到一家豪华大酒店。酒店门口站着一位年轻漂亮的迎宾小姐,小姐身旁立着一块半人高的精致铝合金镜框,框中镶嵌着印刷精美的“文明用餐光盘行动倡议书”。

欢迎光临!牛老板心里感叹着,侧身好奇地瞟了一眼倡议书,紧随迎宾小姐步入酒店大堂。

几番礼节性谦让,大家先后落座。牛老板招招手,服务员,点菜。服务员款款走来,请问哪位点菜?牛老板接过菜单对朋友说,每人至少点两样。你推我让,菜单转了一圈,菜却未见点上几个,都说吃饭容易点菜难。牛老板合上菜单,拍拍名牌手包对服务员说,点色菜、私房菜、招牌菜尽管上——不差钱。

服务员面露难色,伸手指向墙壁和餐桌上图文并茂的宣传图片说,全市开展“光盘行动”,本店已签名承诺,我们有责任,也有义务劝导顾客理性消费,一旦剩饭剩菜过多,酒店和服务员在文明用餐方面是要

被扣分的……

听服务员这么一说,牛老板浏览起宣传图片:“一饱之需,何必八珍九鼎;三餐之盘,定要一干二净”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”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。牛老板感触最深的是:“五十年前闹饥荒,树皮树叶被啃光。五十年后奔小康,莫讲排场忘旧伤。”牛老板没啃过树皮树叶,小时饿肚子却是常事。后来口袋里钱多了,身份变了,请客吃饭搞攀比讲排场,剩饭剩菜不当回事,还引以为傲,俭朴意识淡了,节约美德丢了。

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。牛老板还是蛮赞成“光盘行动”,“一粒米,一滴汗,粒粒粮食汗珠换。”白花花的米饭,美味可口的菜肴,来之不易,倒掉多可惜。

今天倒要见识见识!牛老板诡谲地笑了笑,请问贵店怎么个光盘法?服务员说,为保证客人吃饱吃好而又不至于浪费,本店推行“n—1”“n”和“n+1”点菜模式,n代表顾客人数,点大份菜实行“n—1”,中份“n”,小份“n+1”,顾客人数减1就是所点菜品的份数,鼓励少点,不够吃,还可以加菜。

点了小份,待菜上齐,牛老板吩咐随行司机开了瓶酒。朋友A说,下午上班,午餐不能饮酒;朋友B说,开车过来的;朋友C说,随时有警情,虽在休假,不能沾酒。牛老板一个人从不喝酒,今天兴致高,自斟自酌,端起满杯酒说,我敬酒,你们喝茶,干杯!牛老板放下酒杯说,向你们学习,今后少应酬,少喝酒。

尽管朋友们一反常态地频举茶杯,但席上的气氛却从未如此融洽热烈,嘘寒问暖,互道珍重。

买单时,牛老板瞅了眼“‘光盘’光荣,不‘光’可耻”的宣传标语,指着餐桌上一盘动了一半的菜说,服务员,打包!

一早起来,天阴阴的,预报说有大雨。雨天在家,除了闲读书外,最美的事还有捣鼓些美味的食物。这时候,不赶时间,尽可以耐心做些复杂的食物。

正好妈妈在,给她商量,一场秋雨一场凉,咱们也贴贴秋膘,今儿炸油条吃吧。老人家欣然应允。这炸油条的重任要落在她身上的。

炸油条是个技术活,没有一点灶台前的资历和经验是不行的。我只能给妈妈打下手。

油条说不上稀罕,从小就吃,吃了很多年,依旧没吃够。一段时间没吃,还时常想念。从前,炸油条是过年时才会做的盛事,和蒸花馒头、炸丸子一样。自家留一份吃,另一份作为走亲访友的礼品。不过,也有些主妇不会,就请别人帮忙。那时生活条件有限,平常不年不节的,几乎没有人家会特意炸油条。

记忆中有关油条的最有趣的事是花生地里吃油条。秋收时节,一家人在地里拔花生,太阳慢慢地从东往西移,眼看到天空正中中了,大家就该商量吃什么午饭了。大人为了省时间多拔些花生,我们却是嘴馋了,一致同意买油条吃。而买油条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小孩子了。

我们的田地临着读书的小学,经过小学门口,往西走,有一条宽宽的柏油马路,

小小说

网友木棉花

□ 徐军

里还有别人吗?”

老奶奶摇摇头,说:“只有我自己。二十多年了,这个屋子里,只有我自己!”

男人有点发愣,又问:“难道,你就是木棉花?”

老奶奶诡谲地一笑,说:“是我,我就是木棉花。”

男人的脸色刷地变白了,沮丧,也疑惑,还带有几分怒气,手颤抖地指向老奶奶的鼻子,愤愤地说:“我只问你一句,你老实告诉我,视频框里那个活灵活现的小丫头,到底是谁?”

老奶奶“哼”了一声:“她嘛,是我花了二百元钱,从劳务市场上雇来的,包括她的靓照,我是一并签了合同,付了费,买了肖像权的。”

男人鼻子都气歪了,又无可奈何,愤恨地狂吼一声:“是吗?你真有本事呀!”猛地扬起大巴掌,咬牙切齿,晃了三几下,最终还是没有下手。

老奶奶急了,口齿如刀子一般伶俐:“你逞什么能?网络本来是虚拟的。我一个退休二十多年的老人了,孤零零地过日子,容易吗我?社会进步了,又有网络了,我一个孤寡老人终日能有网络相伴,再也不会感到孤独寂寞了,难道这也不成吗?”语音里已含着哭腔,“咣当”一声关闭了房门。

男人闪身一个趔趄,才正眼看清楚门板上写着有一行字迹:聊天让你青春永驻!

男人苦笑了一声,泱泱地离开了水立方幸福公寓。

初秋的阳光总是灿烂的,给老城旧居民区的水立方幸福公寓,镀上了一层暖暖的光晕。

快递员把三轮车停在水立方幸福公寓楼口处,仰头喊:“木棉花,取快件,蚕丝被一条!”

只听“吱”的一声,楼下的大铁门打开了,一位年届八十岁的老奶奶颤巍巍地走下楼来,在邮汇单上签了字,然后拎起包裹返回了。楼下就有闲扯的妇人窃窃私语:“哎,怎么老奶奶改名字了?木棉花,岭南的花中之王啊,好娇嫩灿烂哟!啧啧。”

过了几天,快递员又在楼下喊:“木棉花,东北大米一袋!”

又过几天,快递员再喊:“木棉花,新疆甜枣一盒!”

接二连三,隔三差五,老奶奶收到一个又一个快件,有吃的,有喝的,有穿的,有用的。大包小包,五花八门。水立方幸福公寓的邻居们惊诧了:“耶,看不出,老奶奶有好亲戚呢?”羡慕的目光夹带着几分尊敬,频频向老奶奶投来。

老奶奶幸福了,这样的幸福时光一直持续到年底。一个飘着冻雨的日子,墨绿色的出租车戛然停下来,里面钻出来一位西装革履、手捧鲜花的男人。看样子,他非常急切,也很激动,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张纸条子,核对一下楼牌号码后,就咚咚咚跑上楼去了。在“315”门前停住脚步,大口大口地喘息。然后,小心地整理了一下衣领,又狠掐了一把神门穴,安稳好心情后,才轻轻按下门铃。

丁零零零……

房门徐徐开了,老奶奶探出头来,狠狠地勾一眼男人,模样是不陌生的,至于此人的来意,她似乎也很清楚。但是,毕竟第一次走下网络,在现实中相见,就明知故问:“你找谁?”

男人不作回答,歪着头贼溜溜地巡看房内。窄小的门厅里,摆有一台陈旧的电脑,荧屏上挂着QQ,那是一个极其熟悉的网名——木棉花。男人微微点头,确信自己没有找错房门,才问:“老奶奶,请问屋子

人物

父亲的样子

□ 范庆奇

每次我都想忘记父亲这个字眼,可每次都是徒劳。父亲、父亲……父亲,这两个字就像飘荡的秋千在我的脑子里来回翻滚,弄得我一次次地泪流满面。

说实话,我真的很想忘记我的父亲,因为这样起码证明我还能有所忘记。然而事实却是,我连忘记的资格都没有。

小的时候不懂事,看见人家有父亲抱,我就回家问爷爷我的父亲在哪。爷爷没有说话,跟我说以后就知道。长大后我才明白,当时的我是多么残忍,对一个丧失儿子的人索要父亲。

许多事都是村里的长辈后来告诉我的,我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之后出生的,整整三个月。母亲生下我就走了,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,爷爷成了我实质意义上的监护人。

我的爷爷,一个种地为生的农民,他靠双手把我抚养成大学生。在我的记忆里,他每天早上都会去山上割草,然后中午回家做饭,下午再去地里干活,这些单薄的画面组成了我童年最深的记忆。

爷爷很少对我笑,哪怕是我考上高中,考上大学。但他对我很好,还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,有一次看到同村的小伙伴在吃梨,回家就闹着要吃梨。可那是六月间,地里的梨子还没有熟,街上卖的很贵。我一番吵闹无果后就去睡了,睡前还一直念叨:“铁公鸡一毛不拔。”

谁知第二天起来,桌子上放着三个梨子,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,瞬间感觉自己就是最幸福的小孩。

有人说“父爱无言”,爷爷对我的爱也是无言的,他沉默寡言,什么事都是默默替

我做完,从来不会说出口。我在他的呵护下感觉不到我是没有父亲的孩子,或者说,有没有父亲都一样。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,我长大了,而爷爷老了。我心里一直担心,怕他哪一天会离开我,哪怕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。但我还是让自己不去想,虚构一个爷爷永远年轻的世界。

我高考完,得知自己考了一本,有能力报一个不错的学校。爷爷把我叫到身边说:“每一个人都是有妈的,你也有,你应该去找她,这样也就有钱读书了。”我一口回绝了他的提议,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我的母亲身居何地。

我要离开家上大学的那天早上,爷爷说他要去山上割草,但我却看见他就在家背后的树林里看着我上车,直到树林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

他生病也不告诉我,还是表弟表妹偷偷告诉我,他说:“你在读书,不想影响你。”我的鼻子一酸,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他抚养我,但从来不曾奢望我能给他什么,哪怕是生病照顾他一下。有时候想想,我的爷爷真的像父亲一样存在我生命中了。我们没有享受过父爱,但爷爷的爱也足以和父亲相比了。

每年清明爷爷都带我去给父亲扫墓,扫完墓他让我先回家,然后一个人坐在那里和父亲聊天。我没有问过他们聊什么,但我想应该很多是关于我的。

我曾经也渴望过父爱,幻想过父亲活着的模样,可现在我已经不再想了。爷爷虽然不是父亲,但他把一个父亲该做的事做了,甚至做得更好。

